

报告文学



铁税官

本溪市平山区《平山之麓》编委会

铁 税 官

邹国玺 牟铁柱

本溪市《平山之麓》编委会

出版说明

《平山之麓》编委会为认真落实中共本溪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学雷锋、学英模、树山城新风”的号召，并结合“两学一树”学好身边典型，特此编辑出版，以平山区税务分局一洞桥税务所——全国财税系统先进集体、所长果洪臣——省、市劳动模范事迹为素材的报告文学《铁税官》，以供学习和交流之用。

《铁税官》在《平山之麓》征文中评为头奖之作，它以丰厚翔实的素材，以流畅质朴的语言，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八十年代税务战线无私无畏、廉洁奉公的铁税官形象。

中共本溪市平山区委《平山之麓》编委会
本溪市平山区政府

1989年4月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丛正龙

一九六九年三月

中共本溪市委书记丛正龙 题词

平頂山下閃光華

太子河畔出精英

于
國磐

一九八九年四月

本溪市市長 于國磐 題詞

書寫平山華章
增添山城風彩

趙振忠

中共平山区委书记赵振忠 题词

铁 税 官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支柱和血脉。去年全国税收额达2700个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90%以上。税收是国家调节生产，调节消费，实行计划管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杠杆。没有税收就没有国家建设的积累，税收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全国的税务干部有50多万，可我却从来没想写过他们。这也许是有些戴大盖帽子的工商、税务官员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太美好的缘故吧。

然而，事实改变了我的初衷。

一个实实在在的铁税官站在我的面前，他就是出席全国财税系统的先进集体代表、省劳模、市优秀共产党员，本溪市税务局平山税务分局一洞桥税务所所长果洪臣。我被他的事迹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

第一章 一身正气

一洞桥农贸市场是建立在平山区的一条流向太子河的暗河上的山城最大最繁华的农贸市场。

这里有一个农贸交易大厅，一个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全国天南海北，25个省市自治区上千户的行商和当地的近千户

坐商云集在这里，卖蛋卖菜卖粮卖肉卖鱼卖果应有尽有。这个上万人的市场每日成交额达19万元，税收达3千多元。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吵闹声，把个方圆6千多平米的市场搅得沸沸扬扬。

在这一派交易繁荣的市场里，在这人的海洋中游动着多彩的人流。正儿八经经商的有之，欺行霸市的亦有人在，鱼目混珠。其中两劳释放人员至少占一半。一洞桥税务所11名税务官，就是整天在这复杂的人群中同行行色色的人打交道。

用果洪臣的话说，这里是本溪的特区，这里是小上海滩。我们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我们要随时抵御和反击“大团结”、“大重九”、“大盘子”、女色、匕首、石块的袭击……

金钱的诱惑

在当今的商品经济社会里，印着国徽的钞票成了人们竞争的主攻目标。无疑，它是最具诱惑力的。正如有一首歌唱道：钱啊，有人为你哭，有人为你笑，有人为你去坐牢……

金钱这门重炮，自然放不过具有征免税收大权的税务官员，并且会时时猛烈地向他们轰击。

1987年盛夏的一天，一位河北省来的行商，因跟果洪臣打过几次交道，见果所长办税认真，难以钻空子，就想以金钱打通与所长的关系。他见办公室里只有果所长一人，便笑嘻嘻地凑到跟前。

“所长，这良友烟不错，你留着抽吧。”他见果洪臣低头办公没理睬他，就先抽出一支自己点着抽了几口，然后把那盒烟放在桌上，转身就往外走。

“慢着！”果洪臣将烟拿到手一看，里面哪是什么烟卷

儿，而是用“大团结”卷的卷儿。

“你给我回来！”严厉的声音，钉住了心怀鬼胎的商贩脚跟。

“你收起这一套！”把装着六盒“大团结”的“良友烟”扔给了商贩。

“果所长，别生气，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商贩赶紧解释。

“以后再跟我整这事，别怪我给你开没收证，上缴国库。”果洪臣义正词严。

这位老哥，灰溜溜地走了。“大团结”这枚炮弹，被头顶国徽，身穿灰蓝“防弹服”的铁税官弹了回去。

有位叫阎老五的行商，是鞍山人。他硬跟果洪臣的爱人套老乡。1987年7月的一天，他找到果洪臣想偷偷地塞给果洪臣1000元钱，果坚决回绝了。

阎老五说“咱是老乡，我富了，怎能让老乡受穷呀！你怕啥，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到时候你抬抬手，就行了。”

“到一边去！你真要想认老乡的话，就得支持我，别来这个……”

阎老五并不死心，有的人对钱不敢收，但送点东西恐怕是照收不误吧。“官不打送礼的嘛。”这天，他拎个兜来找果洪臣，等屋里没别人时，便拿出四条“红双喜”递给他。

“老果，我从广州捎回几条烟，一块钱一盒，原价给你，这可算不上拉拢老乡吧。”

“你这小子，少跟我扯，广州我去过，没这个便宜价。”果洪臣不吃他这套。

“我说老乡，你咋这么死心眼，现在当官的有几个不往

自己兜里搂的，都怕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得搂就搂，得贪就贪。咱哥们儿处理给你点减价烟，你凭钱，我凭货，两厢情愿，谁管得着吗？”

果洪臣正了正头上的大盖帽，认真地说：“我吃的是税务这碗饭，我就得负起责任，我要对党和人民负责。干我们这行的就得认真，不认真就别想干这行了。”

阎老五算服了，金钱这把万能钥匙，硬是打不开铁税官心中那把锁。

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牛立成说：“目前偷漏税问题日趋突出，工商企业偷漏税已达50%以上，个体户更严重。”

若是全国50万税务干部，都象果洪臣这样为政清廉，依法征税，就决不会出现50%这个惊人的偷漏税面，也许国家财政预算也就不出现赤字了。

女 色 的 挑 逗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多少英雄豪杰拜倒在红绿裙下。

1986年8月，正是蔬菜、水果的上市旺季。有些商贩为了偷漏税，钻税务工作的空子，经常半夜到市场批发。为堵截偷漏税者，税务所的同志，不仅坚持早6点到晚8点上班，及业余征税，而且每晚都安排税收值班人员。

这天午夜，果洪臣和税管员正在批发市场执勤，一位白色女郎如天女下凡般地飘飘悠悠地走过来。

她飘落在果洪臣跟前，娇滴滴地问：“所长大哥儿，咱俩走走好吗！”

果洪臣向她打量一眼，这花枝招展，浓妆艳抹的模样，深更半夜约大老爷们走走，定不是个好货。便没好气地

说：“走开！没功夫！”

这个女的是个商贩，想用色情同税官作交易，没成想吃了钉子。过后，她跟商贩们议论说：“果洪臣这家伙，太难斗了。”

更让人可气、可恨、可笑的是有这么两个年轻的女商贩。因她俩仍在一洞桥经商，暂且将她们的真名隐去，就叫她们小A与小B吧。

有一天，小A与小B闲聊税务所的人。

小A说：“果洪臣这小子铁面无私，金钱是打不动他心的。”

小B自作聪明地说：“他不贪财，这我信。可我就不信世上有不吃腥的猫，我就不信，就凭我征服不了他。”

“这么长时间，我还没见过他跟哪个女的拉拉扯扯的，他是个软硬不吃的茬口。”

“得了吧，你看着，三天之内我要不叫他动心和我……我就大头朝下爬出一洞桥。”

这些不知什么叫羞耻的女商贩，金钱使她们腰包鼓溜起来，灵魂却发霉了，竟然打起这样低级庸俗的赌来。

于是一场西洋景开始了。

这天晚上9点半左右，税务所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果洪臣一人正在埋头赶写一个材料。

小B轻轻地推门进来。果洪臣光顾埋头写材料没听见门声。

小B凑到果洪臣身边说：“哟，这么晚了，还忙乎啥呀？你可真是以所为家的大忙人呀！”

果洪臣吓了一跳，抬头一看是年轻的女商贩小B。她虽

年轻却是一洞桥的老户了。她的长相在女商販中算是拔萃的，嘴又甜，能说会道。

“有事吗？小B。”果洪臣出于礼貌地问。

“怎么，你这衙门口，没事就不兴进呀？咱这个体户就不兴跟你这大所长唠唠嗑儿呀。”小B真是长了副巧八哥的嘴。

“有事，你就说吧。”

“洪臣哥，我知你爱抽烟，特意从外地给你捎两条良友烟。说实在的以前你可没少关照过我，我哪能忘恩负义呀。”

果洪臣心里骂道，这种女商販真能套近乎，我多咱特别照顾过她，纯牌狗带嚼子——胡勒。

“洪臣哥，你心真好，我早就想感谢您，一是不知怎么感谢您，二又没机会和你在一起……你要觉得我……今晚咱俩就……”说着她把身子和脸贴向果洪臣。一股女人的气息强烈地袭向年轻健壮的税官。

果洪臣腾地站起来，生怕这股妖气沾污了神圣的税服。声严色厉地说：“还有事吗？没事请你出去！”

小B不甘败下阵来说：“洪臣哥儿，你看我漂亮不漂亮？你真傻！白送到嘴边的肉，你咋不吃？……”

“我恶心，滚！”果洪臣怒吼了，“你看错人了！”

小B惊呆了，认输了，挟着烟，狼狈地溜走。

她第二天见到小A说：“果洪臣这小子，不懂人味，是刀枪不入的茬儿。我算‘抱片了’（服了），我不行，谁也占不了圈（取胜）。 ”

歹徒的威胁

一洞桥市场有个号称“鱼王”的欺行霸市的恶魔。谁卖的菜，他来强硬定价；谁卖鱼，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白拿几条；哪个小商贩都得溜须他，真是又怕他，又恨他。监狱的大门，他三进三出。1986年获释后，又钻到一洞桥市场称王立棍。

8月的一天，“鱼王”和凡人合伙从外地拉来二万公斤白梨，税收员去征税，这帮商贩依仗“鱼王”无理抵税。果洪臣来了，他们叫果洪臣跟“鱼王”要税去。以为亮出“鱼王”大号，能把果所长震住。

果洪臣心中暗想，这帮混帐，真还没个王法了，我今天不把“鱼王”震慑住，往后还怎么向其他业户收税？堂堂的国家税官岂能向一个欺行霸市的恶棍低头。

果洪臣抚摩一下头上的大盖帽，当着围观的众人说：“我不管他是什么‘鱼王’今天就是天皇老子也得依法纳税！不交税，我就把这车梨给封了！你们告诉他，到税务所找我。”

说完，果洪臣转身回所。等了一会儿不见“鱼王”来交税。他便带领所里同志，立即把那伙人的梨全部查封了，严禁出售。

“鱼王”气势汹汹地跑到税务所同果洪臣叫起号来：“你他妈的果洪臣活腻了，老子从山上刚下来（即刚从狱中释放），你跟我过不去，我今天开了你（杀了你）！”说着脱去上衣，光着膀子，露出胸脯上针刺的一条龙。

果洪臣也豁上了，冷笑道：“我果洪臣要怕掉脑袋，就不干这个了！”

“鱼王”的大话和亮相没把面前的税官威吓住，便恼羞

成怒，“蹭”的一下，从腿上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对果洪臣吼道：“你小子再跟我来一本正经，不识相，今天我叫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果洪臣面无惧色愤怒地义正辞严：“你小子要杀了我，我是烈士，人民忘不了我。要是让我夺下刀，把你这个行凶杀人犯宰了，那我是正当防卫！你死了连狗屁都不如！”

“鱼王”这个恶棍一看果洪臣膀大腰圆，又要跟他豁出去了，便说：“我明的不整你，暗的整你！我知道你儿子在哪个托儿所，我叫你全家覆灭！”

“好！有种的，你要为你的话负责，我马上就向公安局报案。我们家大人孩子没事拉倒，要出一点事，就找你算帐！今天我就明告诉你，你想目无王法，公开抗税，你就别想卖一个梨！你‘鱼王’想立棍，今天我非撅了你这根棍不可！”

“好！咱们走着瞧！”“鱼王”见威胁恐吓没把黑铁塔似的果洪臣震住，摔门就走。

这帮欺行霸市的商贩，见硬的不行又来软招。“鱼王”的同伙来向果所长说小话：“果所长，‘鱼王’喝点酒，刚才他那是满嘴喷粪，请所长大人不见小人怪，抬抬手，睁一眼闭一眼算了，要不他刚才的举动又要进山了。你给个方便，往后在一洞桥看谁敢同你果所长过不去，跟咱哥们咳嗽一声，准好使。”

“好吧，我给他一个面子，让他当面来认个错，亲自把税交了。咱们就既往不咎。”果洪臣同这帮恶棍打交道惯了，很会掌握火候。

一洞桥市场上的这根棍儿，终于被软硬不吃、一身正气

的果洪臣给撅了。“鱼王”除公开认错、补交税款外，还因抗税被罚了100元。

撅了“鱼王”一根棍，教育千百偷税漏税抗税人。刹了邪风，树立了正气。从此，这些痞子户给果所长送个“铁老虎”的绰号。果洪臣真地抖起了铁税官的虎威，专斗“顶税户”、“痞子帮”和一切邪恶。大长了税官的依法征税的威严。

一天中午12点多钟，果洪臣正在所里吃饭，窗外一幅“抢劫图”映入他的眼帘：四个喝得醉熏熏的当地青年，到一个南方来的卖眼镜的摊位上，每人拿了一副变色镜就想走。长的瘦小单薄的江苏业户同这四个东北大汉卑怯地讨要眼镜。果洪臣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不是大白天明抢吗！他把饭盒一推，冲出门外，一纵身跳下台阶。他一把拽住为首的一个大大声喊道：“放下眼镜！一副六七十块钱，哪能白拿呢？”

“哪冒出你小子，干什么的？少管闲事，滚开！”那个大个子不服。

“我是税务所的！”

“你个臭要税的，一边去！”

“我就是要管你们的事！”

这时，抢眼镜的四个家伙，一齐把果洪臣围住，撕扯起来。

所里的同志急忙找来了两位民警。两位身着警服的民警过来说：“住手！我们是公安局的，把眼镜还给人家！”

“我专打你这个警察！”一个家伙上来一“电炮”，把一位警察打个乌眼青。

果洪臣和另一民警见这帮强盗猖狂至极，便与四个流氓撕作一团，满地滚起来。民警的大盖帽被压瘪了，果洪臣的大盖帽被踩成了瓢。围观的二三百人竟无人劝解，却有喝倒彩的。有的看见大盖帽可地滚，象足球一样弹来弹去，不但不痛心、气愤，反而嘿嘿的乐着；有的兴奋地说：“这比看武打片真实多了，真够劲儿！”

笔者不由所思：这群围观者中，不乏有党员、干部，或厂矿的先进生产者吧。可人们呀，你们看得那么坦然吗？甚至个别人对税官挨打还表示开心，应该吗？税官豁出命地干税收事业都是为了谁呀？人民警察勇斗邪恶又是为了什么呢？

果洪臣、民警与四个歹徒还在滚着，一身税服滚脏了，身上不知挨了多少拳，多少脚。

这时，一位年轻的军官携着妻子走了过来。他见到此情此景，默默地脱去了军上衣，摘下军帽交给了爱人，挤进人群三下五除二，没用上两分钟，就把这四个小流氓全干趴下了，并把为首的大个铐了起来。然后，穿好军服，整好风纪，挤出人群与妻子又默默地走了。

果洪臣站起身来，拍去身上的泥土，望着远去的见义勇为的军官，肃然起敬。那火红的八一军徽在他的眼中闪耀，在他心中跳耀。这军人的形象，这具有中国人正义和良心的形象多么令人敬佩和难忘啊！

亲 朋 的 情 面

果洪臣对笔者说：“税务工作的人情关真难过，亲戚朋友，老乡同学，都让我得罪尽了。家乡的买卖人骂我果洪臣这小子六亲不认。有时有的领导干部也说我不讲情面。”

1988年夏末的一天，根据护税员的举报，一个业户从外地进了二万多斤长把梨，存在水果公司的库房，拉买主到库房提货，偷漏税金。果洪臣所长、陈福林指导员带领税管员赶到现场查实。立即责令业户补交税款1320元。这时来自各方面的说情人纷纷赶来：递条子的，打电话的，有的来头真不小，这个经理，那个局长，秘书长。叫个官就比所长大。果所长与陈指导员口径一致，“别看我们连七品芝麻官都够不上，谁来说情也不好使。权力、人情变通不了法律条文和税收政策。”结果，这个业户的税款一分不少，还补交了场外交易的罚金。

逢年过节了，市场物价上涨，商品供不应求。尤其山城本溪当地很少产蔬菜、水果，90%的农副产品要靠外省市提供。这个市的居民收入又比较高，本溪钢铁公司、本溪煤矿等大型企业有着30多万职工。而一洞桥市场又是全市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所有外地商品都到这里来批发、分散。税务所的人员若到这个市场买点菜，物美价廉是可想而知的。你 just 是不说买，小商贩都争相为你送上门。可是，你要是收了他们一斤菜，你就要考虑少收他多少税金。无疑，这将组成一组个人占便宜、国家吃大亏的正比例。若都这么干起来，还谈什么为国应收尽收呢？税款不都从手指缝中流失了吗？为此，果洪臣规定，全所任何人不得在本市场买菜、买水果，什么也不得在市场上买。

但是，年节一到，这个头儿那个脑儿的，来人来电话，求他们买这买那，当然是少交钱买好的。对于这些情况，果洪臣与他的兵们，采取一律不接待的作法。要买，我们为你提供行情，自己去买。想从我们手里得到好处，门儿也没有。